

「读鉴小说轩」

王莽

腰斩刘汉家天下的多面奇人

『思帝乡』：春去来，杏花直欲白。四围烽火戈戟，锁高台。
养晦韬光谋巧，费奇猜。故土移新树，前年栽。

西汉末年，

外戚王莽依靠王皇后的势力，
在朝中左右逢源，蒸蒸日上。

他聪明的笑脸、周全、细致与温良，
完全遮掩了他的步步为营和韬光养晦。

他瞄准刘家天下的权力颠峰，

脚踏曲折的路径，心中明灯一盏。

他城府深藏，使尽两面三刀，

「极」，用尽机关、权谋、伪装……

「想成真」，代汉称帝。

「新朝」，

绿林众多义军的杀伐声中，

「灾」，给世人留下一个

「见的真正的演剧大师」。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宋福聚 著

「读鉴小说轩」

王莽

腰斩刘汉家天下的多面奇人

『思帝乡』：春去来，杏花直欲白。四围烽火戈戟，锁高台。
养晦韬光谋巧，费奇猜。故土移新树，前年栽。

西汉末年，

外戚王莽依靠王皇后的势力，

在朝中左右逢源，蒸蒸日上。

他聪明的笑脸、周全、细致与温良，

完全遮掩了他的步步为营和韬光养晦。

他瞄准刘汉家天下的权力颠峰，

脚踏曲折的路径，心中明灯一盏。

他城府深藏，使尽两面三刀，

圆滑已极，用尽机心，权谋、伪装……

最终梦想成真。

王莽的『新朝』

在赤眉、绿林

灰飞烟灭。给

古今鲜见的真

大师。

一个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宋福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莽 / 宋福聚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10

(读鉴小说轩)

ISBN 978-7-5080-9268-3

I. ①王…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210011号

王莽

作 者 宋福聚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落拓外戚思深宫 受困熊虎闹上苑	1
第 二 章	昭仪之宠失而复得 太子宝座危然欲堕	14
第 三 章	王凤重王莽树大根深 王章倒王凤弄巧成拙	27
第 四 章	大司马安排后事 黄门郎巧逢新友	41
第 五 章	汉成帝微服寻芳 赵姊妹花容惑	58
第 六 章	飞燕折翅淳于长 王莽染指大司马	69
第 七 章	小太监春药送主 老太后妙棋弄权	82
第 八 章	贬新野王莽杀逆子 好男风哀帝封董贤	94
第 九 章	皇太后称制走熟道 安汉公据礼整朝纲	107
第一〇章	王太傅高招选皇后 小皇帝懵懂封宰衡	119
第一一章	修三殿天下归心 赐九锡举国稽首	132
第一二章	送终少主王莽摄政 力抗假皇翟义起兵	144
第一三章	戡乱封赏多符命 立新代汉少肝肠	155
第一四章	王莽新政步履蹒跚 刘快旧族血胆连绵	167

第一十五章	羌笛胡笳响边塞	赤眉绿林起中原	177
第一十六章	除忧平患凭威斗	拨乱反正修历法	187
第一十七章	王临自赴白衣会	廉丹独敌赤眉军	198
第一十八章	战昆阳刘秀扬威	避渐台王莽丧命	209
代后记	一生真伪有谁知		221

目 录

第一章 落拓外戚思深宫 受困熊虎闹上苑

夜已很深了。春夜的风秉性柔和，透过半开的窗户涌进屋内，摇曳起灯光，深浅不一的影子布满墙壁，让人心里有些发虚。

王莽和母亲在灯下已经坐了很久，却没说几句话，各自想象着明天将会是一番什么情形。

“娘，皇宫是不是比咱这几十户加起来还大？里边真的有吃不完的好东西？”王莽双手托住小脸，想累了，也把能想到的好事都想完了，却仍觉得进了皇宫的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些。

王莽母亲忍不住淡淡一笑，旋即又板起面孔，还轻轻叹息一声：“唉，莽儿，你才七岁，连大街都没怎么去，就别瞎费心思琢磨宫里的事了。其实，我一个妇道人家，比你也强不了多少……不过，小户穷苦人家，吃是天大的事，进了皇宫，能活下去才是顶顶重要的。这话的意思我也不懂，是你姑姑说的。她说，等他们来了之后，慢慢就咂出味儿来了。”

看母亲心事重重的表情，王莽不好再问下去，只好接着想象明天敲锣打鼓吹吹打打的热闹场景。

母亲抚摸着王莽的头顶，放缓了语气说：“莽儿呀，你爹死得早，你姑姑可怜咱娘儿俩没依没靠的，才接咱们进宫，你得记住，进了宫并不等于就成了宫里人，吃穿用度千万别和你表哥比，人家是太子，将来要当皇上的，咱天上差到地下了呢！就是他给了你气受，你也不能犟嘴的。你要抓住这个好机会，好好用功读书，学得一肚子学问，将来你姑姑、你表哥给你个饭碗，你也能捧得住，不叫人笑话。莽儿，你哥身子骨不好，整天病怏怏的，娘就指望你了，你可一定要听话……”母亲说到心底处，声音有几分哽咽。

王莽最怕见娘这样，忙腾地站起来，拍拍小胸脯说：“娘，你放心，孩儿记下了。孩儿自打开始识字起，就对学问感兴趣，听说教表哥的老师学问最大，我跟娘进宫后，不贪吃穿，单为了向师傅讨教学问。你不用管了，我努力上进就是！”

见王莽的小脸在灯下映得通红，双眸灼灼发亮，母亲含笑点点头，将他拉

到怀里：“莽儿从小就有志气，娘放心了。天不早了，歇着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柔和的春风在屋里四处流淌，王莽梦见自己乘船徜徉在水面上，渐渐远离狭窄的码头，面前是空阔无际的汪洋。原来世界这么大呀，这不可以由着性子撒欢了吗？王莽在梦中笑出声来。

在这个摇曳多姿的春夜，楼阁巍峨的宫城深处，也有一个人正独守残灯。

刚过二十五岁的王政君，虽然依旧风采焕然，并不比小宫女们老面，却掩饰不住地透出萧瑟。王政君很清楚这一点，但她无可奈何。骨子里的东西，脂粉根本指望不上。她也明白，这正是汉元帝刘奭疏远自己的结果，也是原因。但王政君不想，也不能过分地去考虑这些。眼下，元帝一有空闲就埋头钻进傅仙音的寝殿中，或饮酒赏歌舞，或搂抱着肆意作乐。身为皇后的王政君对此只能视而不见。她之所以还能容忍，面色平静低眉顺眼地没有丝毫不平表现，是因为太子刘骥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她的希望在未来，她目前最关心的是，太子刘骥如何不出差错，不让傅仙音抓住把柄，因为她也有个儿子——刘康。

然而，刘骥的表现并不能令她放心。这孩子年岁不大却格外顽皮，对书本提不起半点兴趣，小时玩花斗鸟，大点怕就要和宫女们说不清楚了，有他爹甚至他祖宗多少代在那儿摆着，前边的车，后边的辙，那是肯定的。读书上不感兴趣，没有书本约束着，百无聊赖，自然就会惹是生非，万一捅个大娄子，授傅仙音以柄……王政君不敢再往下想。她思来想去，最后认定症结在于在刘骥书房就他一个毛孩子，面对着那个古板老先生，缺乏读书氛围，提不起兴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想到这一层后，王政君开始火急火燎地要物色一个侄子来宫里陪刘骥读书。

王政君有八个兄弟、三个姐妹，侄子辈大大小小已经排成长队。不过，侄儿们大都横着膀子在街上游逛，吃喝赌博甚至狎妓嫖娼，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若让他们进宫陪刘骥，只怕这孩子见世面越多，闹乱子就越快些。外人信不过，自家孩子们没一个成器的，如何是好呢？眉头紧锁半晌，王政君忽然眼睛一亮，想起早逝的兄弟王曼，还有他撇下的儿子王莽。王政君进宫之前，和王曼还有他妻子就挺合得来，后来王曼早逝，王莽母子没了顶梁柱，住在市井杂院间，日子很清苦，说来倒没沾上她这个皇后什么光。不过，王政君倒不止一次听兄弟侄儿们提到王莽，说这孩子年龄小却很乖巧，懂得体贴孝敬母亲，经学典籍更是爱不释手，说话办事简直就是个小大人。王政君一想到王莽，立刻就坚定了信心，忙禀奏元帝，令他们母子进宫，聊解皇后思亲之苦。刘骥有个勤奋上

进的学伴，同时也算对这对孤儿寡母有所体恤，王政君觉得这件事既周全又漂亮……

烛光慢慢贴近烛台底座，春风开始透出阵阵寒意。王政君匆匆剪断思绪，盯住竭力跳跃出的橘色火光冷冷一笑，现在的皇上在你手里，将来的皇上在我手里，看谁享乐得长久！

第二天的真实情形才让王莽明白，他们昨夜的辗转难眠纯属多余。没有敲锣打鼓万人围观的热闹场面，也没有宣读圣旨大摆香案的肃穆庄严，一辆蓝布篷车载着他们母子，转弯抹角，摇摇晃晃，大半晌的工夫才停下来。当王莽扶着母亲小心翼翼走下黑咕隆咚的车子，亮白的阳光刺得王莽睁不开眼，一座金灿灿的宫殿在眼前熠熠闪光，四下仰视，忽而感觉来到仙界，忽而又觉得蜷缩在群山叠嶂中，自己实在太渺小。

不过王莽知道，这些都是错觉，自己已经置身于皇宫了。

跟在母亲身后，由太监引领着，在迷宫般的回廊中，七拐八拐。座座亭台楼阁扑面而来，一座比一座精致，一座比一座雄伟。王莽忍不住暗自诧异，在小伙伴跟前，自己也自诩为皇亲国戚，加之读书渐多，总以为见识高人一等，来到这里才知道，不过井底一只癞蛤蟆！接下来要应付的场面，自己那点礼仪诗书，够用吗？心头不由咚咚地直打鼓。

再走过两道拱门，来到一座大殿门前。太阳正从东方冉冉升起，殿脊上琉璃瓦反射过来耀眼的光芒，令人不敢仰视。王莽眯起眼睛打量周围，脚下软绵绵地飘忽不定，似乎站立在五彩云端之上。雕刻着云朵仙鹤的花梨门扇，蒙着绿莹莹亮纱的精致窗格，垂手拱立两侧的太监宫女，沿墙角匆匆来去的各色人物，偌大的地方没有半点声息，无不渗透着威严、凛然不可触动的皇家威严。礼仪方面的书王莽读过不少，对君君臣臣这一套说辞早已烂熟于心，但真的踏上这片皇家禁地，王莽还是不由得感觉头皮阵阵发麻，仿佛被一种不可抵御的神秘力量笼罩住，唯有拘谨恭敬，不敢有丝毫非分杂念。

跟在母亲身后，机械地走进大殿。绕过两道云母屏风，光线顿时昏暗许多。这大房子里边到底套了多少间小房子，照这样绕来绕去，时间久了，不会走错房间吗？王莽忽然生出几分疑虑，正要用心分辨各过道门窗的区别，忽听“扑通”一声轻微响动，引路太监趴在地上朗声禀奏：“启禀娘娘，娘家人到了。”说着扭过头，“快叩见皇后娘娘”。

王莽忙收回心思，一丝不苟地随着母亲完成叩拜大礼。

“罢了，罢了。这是偏殿，又是一家人，不用过于讲究规矩。这是莽儿吧，

长这么高了，比画起来真像个小孩子呢！”

母亲哆嗦着手扯一把王莽。此刻王莽倒比母亲更加镇定，他整理一下衣袖袍摆，满脸恭敬地走到高高的宝座前。座位上的那个女人弯下腰，抚摩一下王莽的脸庞，温润与芬芳扑面而来。王莽这才看清楚，这个让人感觉无比威严的皇后娘娘，其实相当年轻，瘦盈盈的瓜子脸，如烟的黛眉下的眼睛特别大、特别亮，如清澈的河水却又似乎透出逼人的寒气。她穿一件藕荷色的纱衫，和乌黑高耸的发髻搭配起来，雍容华贵中又不乏素净优雅。这就是自己从未谋面的姑姑啊。

王政君格外和气地问询了王莽读过什么书，师从哪位先生。对此王莽早在心里打过多遍腹稿，应对十分自如，回话稳妥合礼，颇有小孩子风致。王政君微笑着点点头：“好，公卿生于白屋，将相出于寒门。莽儿自小没得到姑姑多少照顾，却难得这般知书达理，不似你那班兄弟……看来人不历练不成器呀！有莽儿陪在他表兄身边，我就放心多了。莽儿呀，你表兄虽贵为太子，人情上和你却是兄弟，你在这里，不必过于拘泥，该规劝的要规劝，该提醒的要提醒。你们兄弟若能共同上进，也是我王家的福气呀！”

王莽认真地点点头。但他那时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宏图，就要从这里铺展开去。

随着对环境的渐渐熟悉，好奇心略有消退后，王莽开始把惊喜的目光放在太子书房。排排宽大的书架，各类典籍琳琅满目，大部分都是自己早就想读却求之不得的。如今徜徉其中，可以随意翻阅，这比每日的山珍海味更叫他欢喜。不过，王莽还是时刻告诫自己，这里不是寻常地方，虽然皇后是亲姑姑，但皇家规矩远比亲戚关系来得严厉。因此，他处处循规蹈矩，按时给姑姑和母亲请安，言辞亲热而不失谦恭。王政君乐得合不拢嘴，时常拿王莽当成榜样，教训刘骃太过松懈。

刘骃比王莽大六岁，高过王莽整整一头，每逢和王莽站在一起，他总不大自在。好在这位表弟除了好学之外，还特别善解人意，拿各种借口来替自己开脱，还时不时禀告皇后，说表兄近来读书方面大有收获，在读哪本书时给自己答疑解惑，等等，这都令刘骃很是满意。两人虽然性格大相径庭，相处得倒还融洽。

隔三岔五地听王莽夸赞表兄，王政君当然高兴，不过她总有点怀疑，一向吊儿郎当的刘骃，真的这几天就大变样了？有心当面考一考，又怕让王莽知道了不好，好像不相信他似的。思量一番后，王政君觉得还是到书房里看看为好，

若真能像莽儿说的，兄弟俩正埋头读书或研讨学问，那自己也就一百个放心了。至于傅仙音之流的争风夺宠，也就可以宽慰许多。

书房离寝宫不是很远，王政君让两个太监不要跟得太紧，悄无声息地来到书房门口。果然有读书声传来。王政君满意地点点头，轻轻推开房门，却发现，宽大的书案旁，只有王莽一个人埋在书堆里。王政君顿时有些失落，仍心存希望地款步走过去，拍拍王莽肩头。

王莽抬起头，片刻工夫才反应过来，慌忙丢下书本，后退几步，跪在地上三拜六叩：“不知皇后娘娘驾到，草民罪该万死。请皇后娘娘恕罪！恭祝姑姑圣安！”

“看来莽儿的书没有白读，越发像模像样了！”王政君含笑拉他一把，“就你这套礼仪，多少孝廉都做不来呢！好了，快起来吧！”

尽管姑姑言辞随和，王莽还是中规中矩地把请安礼数做完，道过谢后起身站在一旁，垂下双臂，一副聆听教训的样子。

“莽儿，近来你们哥俩都读些什么书啊？”王政君心神不定地四下看看，还是不见刘骘的身影。

“禀娘娘，太子与小民前几天温习过《礼记》，这几日正习读《论语》，内里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小民请教过太子，感觉受益匪浅，加之典籍齐备，可以时时翻查，进步可谓不小。”王莽拿出臣子禀奏君王的姿态，一本正经地回答。

王政君当然不相信刘骘会进步这么快，不动声色地点点头，实在忍不住地问：“那……太子何在？”

王莽愣一愣神。自从来到太子书房，王莽就发现，自己这位表兄，外表文弱，其实骨子里野得很，拈花惹草乐此不疲，只是看见书本就头疼。别看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却是什么都懂，偶尔坐在书桌前，也是摊开了书本，向自己讲解哪个宫女有风情，哪个宫女身段好，听得王莽直心跳脸红。他发现，自己名义上陪表兄读书，其实还不如说让这位太子多了个望风的。刘骘每日从书房后门出去，或者东游西逛，要么找宫女鬼混，叮嘱自己留意点风声，要是父皇或皇后来了，赶紧拍打后窗告诉一声。可今天，一来皇后来得悄无声息，再者自己读书太过专心，给堵在了屋里。这可如何是好？王莽转动眼珠，细汗开始渗出额头。

后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刘骘回来了。要是他冒失地撞进来，见到皇后，一脸慌张地露了马脚，可就麻烦了。挨皇后的责骂不说，自己也不大好看，要

是刘骛事后埋怨起来，说自己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甚至怀疑自己有意让他出丑，那就更不得了了！王莽情急之下，冲后边高声喊一嗓子：“太子殿下，肚子舒服些了吧？今天早上可是第二回啦，皇后娘娘来看咱们啦！”

刘骛读书不用功，脑子却很好使，立刻听出来，这是王莽给自己暗示。忙收缩起身子，攥起眉头，苦着脸冲进书房，看也不看地冲王政君叩拜：“孩儿见过母亲，恭祝母亲圣安！”

王政君点点头，果然比以前懂礼节多了。“骛儿，怎么，肚子不舒服？”

“没，没什么……昨天和表弟在门口诵读，可能吃了点凉气……如厕两次……好多了。”刘骛看着王莽的眼神，期期艾艾地编着措辞，生怕和王莽说到两岔里去。

看刘骛脸色通红，浑身哆嗦着几乎直不起腰身，王政君心疼地拉他坐下：“你以前不认真读书，娘甚是替你担心。娘是怕你从小养尊处优，以为不用像民间读书人那样指望读书进身，把学问之道给荒废了。其实，你不知道，你的进身比起人家来，更……”看一眼旁边侍立的王莽，口气一转，“你能如此上进，说来还是受莽儿影响……但也要注意照顾身子……明天的斗兽之戏，你俩都去看看，借机放松一下。”

“斗兽之戏？什么斗兽之戏？”王莽到底年龄小些，一碰到感兴趣的事，就忘了君臣规矩，上前一步，好奇地问。

“嗨，连这个都不懂！”听说要看斗兽，刘骛顿时兴奋起来，顾不上装病，抢着嚷嚷，“上苑，你知道吧，那边有个兽场，可大啦！里边养了好多猛兽，狮子、老虎，还有狗熊，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家伙，哎呀，你是没见过，可有看头啦！要是叫它们争斗起来，真比上山狩猎还过瘾……哎呀，跟你说不清，明天亲眼一看，你就知道有多好啦！还有那些来观看斗兽的各色官……”

见刘骛惊慌地捂住嘴，王政君不由得一阵失落，她立刻意识到自己这个儿子，还得让自己时时提心吊胆。唉，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哪能轻易改过来的？！不过刚才已经夸赞一番，也不好再说什么，王政君闷闷地转身走出门去。

由于对斗兽之戏的强烈好奇，王莽头一次没有把皇后娘娘的不满放在心上。他听刘骛把斗兽讲得既充满情趣又惊心动魄，满心神往地想，没想到看似庄严肃穆的皇宫，还有这等有趣之处。圣人也讲过，行知合一是研究学问的最好出路，这样说来，明天观看斗兽，也不算荒废学业了。

到底年龄小些，王莽本来抱着长见识的态度来观看斗兽，可是当他跟着皇后、表兄来到上苑时，顿时被那里的气氛给笼罩住，除了兴奋和激动，早把圣

人的道理忘在了脑后。

已经是暮春时节，上苑在浓荫遮掩下，万花葱茏，楼台和道路两侧，桃柳袅娜，放眼望去，到处芳草如茵。在园林正中位置，有潭清澈大湖，湖旁假山环绕，湖山叠翠，亭台掩映，格外雅致。王莽还没来得及细细欣赏，就被人流簇拥着，转过一道白色山墙。虽然只有一墙之隔，这里的景象却大不相同。繁茂树林间，坐落着一个个宫殿形状的小建筑，也是金碧辉煌，飞檐斗拱，但大多只有一人高，看样子并不用来住人。

王莽正奇怪，这是干什么的呢？刘骛在旁边捅他一下：“看，这些家伙比人还懂得享受，斗一斗吃点苦头也是应该的。”

王莽这才注意到，那些看似宫殿的建筑下边，其实放置的是兽笼，里边有老虎、狮子，还有黑塔般的狗熊。在另一侧，则是体形较小点的野猪、矫豹、恶狼，它们在笼子里焦躁不安，来回徘徊，磨牙吮爪，时不时发出沉闷的怒吼，吼叫声中满是兽性，恶狠狠的声调，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头皮发冷。幸亏人多，或许宫女太监们见得多了，谁也没在意，人人满脸的兴奋。

刘骛更是拿出主家的姿态，津津有味地观赏着这帮困兽，指指点点地告诉王莽，哪只猛虎厉害，哪只狮子咬死过狗熊。听得王莽胆子也大起来，想凑近了看清楚。正在这时，忽然听到一声长长的鞭梢甩动声，干燥而尖厉，仿佛抽打在每个人的头上，喧闹的场面顿时静如死水。没等王莽回过神来，有太监扯嗓门高喊：“皇上驾到！”声音粗糙沙哑，却很有穿透力。人群像中了闪电，齐齐从中间劈开，唰地分成两列，扑通跪倒，将头埋在膝盖上。

这是接驾的礼数，王莽不止一次看书本上提到过。可是真正置身其中，他惊慌得手足无措，匆忙中把书上说的做法忘个一干二净。慌乱中见表兄跟在姑姑身后，朝人堆最前头走，他来不及细想，也急忙跟上。

连天鼓角，歌吹喧阗，声音由远而近。接着，旗幡招展，数十旗手高举猎猎彩旗，分立拱门两侧。一队锦衣校尉，铠甲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更显得威若天神。校尉后边，步履整齐地走过来一队铁甲护卫，有四五百人，他们个个身形彪悍，腰佩刀剑，头戴红缨铁盔，浑身上下有股说不出的威严。这群人径直来到兽笼旁，守卫在槛外。

王莽紧跟在表兄身旁，跪在众人前头。忽然他发现姑姑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正要问刘骛，就听鼓乐更加热烈，一大群宫娥花枝招展，簇拥着一个人从拱门外走进来。王莽看见，被簇拥的这人身穿黄色缎袍，心窝处绣着一条巨龙，张牙舞爪地分外醒目。不用说，这就是当今皇上了。姑姑夹杂在宫娥中，紧贴

在汉元帝身边，眼神漠然而威严，似乎在张望什么，但似乎又什么都没看。在大红吉服映衬下，她格外雍容华贵，比起在后宫和书房里见到的感觉，大不相同。

汉元帝先是低头看看太子刘骃，表情有点夸张地撇一下嘴角，又冲黑压压跪倒一片的人群张望两眼，迈步走向兽笼正前方的座位。

王莽这才发现，那边早已布置好了看台。看台布置在飞檐斗拱的观礼殿台阶上，高低错落地摆了好多排盘龙绣垫，分明是皇上的宝座。两边的两个，是飞凤绣垫，应当是娘娘的座位了。王莽知道，右首的是皇后专席，而左首那一个，就不清楚是留给谁的了。莫非当今皇上同时有两位皇后？

顾不上猜测，拱门外又是一阵鼓乐喧闹，众多大臣，有老得走路直打晃的，也有年轻些趾高气扬的，他们表情各异，但都弓腰哈背，透着谦卑。这帮人放轻脚步，鱼贯而入，一直来到刘骃和王莽身后，走在最前头的一个老头子带头，众人应声跪倒，吆喝声响成一片：“臣等恭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恭祝皇后、昭仪娘娘、太子殿下千岁，千千岁！”

汉元帝满意地点点头，轻轻挥动袍袖，示意众人平身，退到后边去。见皇上并没特别留意太子，王政君轻声招呼一声：“骃儿，到这边来。”

刘骃正跪在地上，噙着嘴嘀咕，应声爬起来，如蒙大赦地伸伸胳膊，向宝座方向走去。王莽虽然低头跪着，但也能觉察到表兄离开。他发现，如今跪倒的人群中，只剩自己一个孤零零地排在最前边，格外扎眼。王莽不由得心里发慌，本以为凑在人堆中看看热闹，不料碰到如此繁缛的礼节，待会儿皇上要是问起来自己是谁，该如何回答？这个礼数，可从来没在书本中读过。

好在刘骃总算够义气，关键时刻并没忘记这位表弟，走出两步又折回来，拉一把王莽。王莽手足无措，懵懵懂懂地跟在他身后，穿过人群，走上观礼台。王莽用眼角余光看到，铺着红地毯的甬道两旁，红男绿女花团锦簇，纷纷冲这边作揖行礼，护卫将士一脸肃穆，像庙里的神像一般。生平头一次遇到这样隆重的场合，王莽感觉腿脚胳膊已不是自己的了，好像腾云驾雾，轻飘飘地似乎没迈动脚步，却分明离皇上、皇后他们越来越近了。这时王莽才发现，皇上左侧端坐着一位妖冶艳丽的女子，满身满脸的妖媚气息，相比之下，皇后就黯淡许多。王莽忽然想起，刘骃跟自己说过，皇上如今正宠着什么傅昭仪，恨不得时时刻刻跟她厮守在一起。看来，这位就是了。

胡思乱想着，踉踉跄跄登上几级台阶，终于站在皇上正前方的不远处。汉元帝似乎无意地扭脸看一眼傅昭仪，沉吟片刻说：“骃儿，过来，侍立在朕的

后边。”

等刘骃答应着走过来，汉元帝才缓缓问一句：“这个孩子，想必就是皇后那个侄儿了？”

不等皇后回答，王莽赶紧趋步上前，伏身拜倒，口里学那帮大臣念诵着：“草民王莽，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祝皇后千岁，千千岁！”

“唔，”汉元帝满意地微微颌首，“小小年纪，倒还懂礼。”

王政君轻松地一笑。傅仙音却不动声色地一哂。汉元帝立刻觉察出来，忙改口说：“小孩子家，果然照顾不周。这里还有朕的仙人傅昭仪呢，怎么给忘了？”

王莽虽然不大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凭直觉却知道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忙以头碰地：“草民该死，望昭仪恕罪。草民王莽恭祝昭仪千岁，千千岁！”嘴里喊着，心中涌上来一阵被捉弄的屈辱，眼泪都快要出来了。

“好了，好了，平身吧，随太子后边侍立。”见汉元帝没有立刻表态，王政君忍不住吩咐道。

王莽正要谢恩，就听傅昭仪冷笑一声：“娘娘啊，他是娘娘的侄儿不假，可说到底也就是一介草民百姓呀，怎么配侍立在皇上身边呢？让他躲在人堆里看看热闹，就是恩德了呀！”

“狐媚精！”王莽忍不住地在心里咒骂，小脸涨得通红。此刻的孤独无助，惶惑不安，都让他铭心刻骨。

沉默片刻，还是汉元帝打破僵局：“一个小孩子嘛，哪犯得上动用大礼。站在后边也并非给朕侍立，不过陪陪太子而已。好啦，好啦，快站过去，斗兽就要开始了！”

王莽规规矩矩地再磕一个头：“谢主隆恩！”他故意把“主”字咬得特别重，在心里向傅仙音示威。狐媚惑主，果然是狐媚惑主！哼，等着吧，将来我长大了志，非得先把你这于礼不合的狐媚女人收拾掉！他红着脸，脚步重重地闪到刘骃身旁。

傅昭仪鼻孔里哼一声，倒也没有再说什么。

看皇上、皇后和后宫妃嫔及文武百官们或坐或站地安静下来，司礼官高声叫喊：“斗兽之戏聊娱吾皇，恭祝吾皇万寿无疆！”

嗓音未落，鼓角声震天响起，上苑弥漫过一阵肃杀之气。笼中的野兽似乎也觉察出了什么，开始在笼中更加狂躁，虎啸、熊吼、狮子咆哮，各种令人战栗的声音纠缠在一起，不用说，王莽也知道，斗兽就要开始了！刚才的不快立

刻消散，他踮起脚尖向前张望，惊动了这么多人，斗兽之戏到底有多精彩呢？

震人心肺的鼓声终于停了下来。站立在兽笼两侧的护卫闪到一旁，手中刀枪并举，神情紧张。另有一批驯兽师走上来，个个紧身衣裤，还有几个打着赤膊。他们先向皇上这边叩拜施礼，然后开始在挖好的坑里栽木桩扯网。这些人身手利落，一盏茶的工夫，一亩多地大小的网帐就扯了起来，大网用拇指粗细的绳子交错而成，网格相当大，既能防止猛兽蹿出来，又不影响观看。

驯兽师首先打开边上一个笼子栅栏，一头毛皮乌黑锃亮的野猪蹦出来，它体形硕大，猪鬃像钢针一样耸立，一双小眼睛发出凶狠的光，在栅栏中呲着獠牙，不安地来回走动，发出低沉的吭哧声。王莽本能地想向后缩，心想，谁有胆量敢和这家伙斗？

另一侧的驯兽师也打开了栅栏，伴随着铁链响动，众人眼前亮光闪过，一只金钱豹悄无声息地跃入场中。这只豹子身形修长，浑身斑斓绚丽，给人感觉雄劲而不失优雅。汉元帝忍不住啧啧赞叹：“好，粗丑对雅致，野猪对斑豹，倒真是一场好戏！”

不等王政君搭话，傅昭仪赶紧跟着附和：“皇上英明，表壮不如里壮，别看那野猪气势汹汹的，其实胜家说不准是谁呢！”

大家感觉她话里有话，也不便说什么，只是跟着拍手叫好。王莽这才知道，原来是兽与兽斗，不用担心看到人被撕裂的惨相，他略微踏实些。但想想这样鲜活壮实的家伙，一会儿就要有个血沃尘埃，还是有几分不忍。

片刻工夫，两只猛兽已经狭路相逢。豹子奔腾跳跃着，几步来到场子中央，堵住野猪前路，身体拉得更长，形成一道优美的曲线。野猪虽然粗笨，却也不甘示弱，它急促地哼哧着，低头弓身，后腿蹬住地面，像拉开了弓弦的利箭，随时就要用惨白的獠牙撕开对方肚皮。豹子似乎被那双愤怒而凶恶的小眼睛所震慑，动作立刻慢了下来，轻轻转动身体，围着野猪绕圈。野猪则以静制动，笨拙的身躯跟着缓缓移动，丝毫不给对手偷袭的机会。

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数百人鸦雀无声，每个人的呼吸都凝固住。王莽的小拳头捏出汗来。

豹子懂得怎样寻找时机，它绕着野猪转圈的速度逐渐加快。这时，野猪身体笨拙的劣势开始显现。有一瞬间，没能跟上豹子的速度，半身暴露在对方的尖牙利爪之下。这个暴露也就眨眼即逝，但豹子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它毫不犹豫地飞扑上去，一口咬住野猪臀部，同时利爪搭在野猪腰上。似乎能听到皮肉扯裂的吱啦声，鲜血喷涌而出。野猪狠命地向前蹿跳，随着一声负痛哀嚎，

豹子嘴里衔下一块肉来。

“好！”许是受到鲜血的刺激，汉元帝忘记自己身份地站起来，振臂高声呼喊。太子刘骥也兴奋异常，跳着脚在他身后双手挥舞。野猪臀部少了一大块，血流如注，腰部也被利爪划出几道血痕，浑身湿淋淋地被染成红色，地上更是血迹斑斑。这场面不但使大臣亢奋，就是平素娇滴滴的妃嫔宫娥，也一反柔弱怯懦，尖着嗓子叫好。看台上下顿时一片沸腾。

王莽被汹涌的亢奋疯狂地裹挟着，喘不过气来。

鼎沸人声显然也激怒着网帐中的猛兽。野猪从狂乱中镇静下来，怒吼着开始摇头冲向豹子。敏捷的豹子很轻易地躲闪开，又顺便在野猪身上留下一道爪痕。鲜血流淌着，野猪很多地方开始露出森森白骨，情景开始有些恐怖。人们逐渐恢复平静，大家知道，倒霉的野猪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野猪非但没有退却或被动挨打的意思，反而嚎叫声更加猛烈，抖动起身上的血珠，飞溅出老远。豹子似乎也被这场面震惊了，它犹豫着是不是要继续进攻。生死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就在豹子迟疑的片刻，野猪后腿猛蹬地面，粗大的身子嗖地弹出，如同一支黑色的夺命利箭。豹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两根獠牙已经插进它的喉咙，巨大的冲劲将它推搡着撞到网绳上，热血从它嘴中喷涌而出。

求生的本能让豹子舞动前爪，拼命乱抓。野猪粗厚的皮肉相继开裂，哧哧声在很远的地方都清晰可闻。可野猪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沉闷地怒吼着，死死顶住豹子，让獠牙牢牢深陷在对手喉管中，不留一点喘息的机会。在豹子的利爪挥动下，野猪在人们的眼中渐渐支离破碎，几乎就要成了一具站立的骨架。两股血流在地上汇合，流成一条潺潺小溪。

豹子的速度越来越慢，也越来越软弱。终于，它们都安静下来，豹子高举着那斑纹美丽的前爪，停滞在空中。而野猪也突兀而立，僵硬倔强地保持着胜利的姿势。虽然只是两只野兽，但场面依然悲壮，整个上苑一片沉寂。汉元帝极不自然地挥一挥衣袖：“壮烈，果然壮烈……将它们以侯礼安葬……抬下去吧！”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对汉元帝的旨意纷纷点头称赞。王莽却觉得不大对劲，两只猛兽，死得固然惨烈，但毕竟是供人玩乐的，怎么能用王侯的礼节安葬呢？这似乎太不合乎礼节了吧？但看到连号称宿儒的大臣也微微颌首，便把疑虑窝在胸中，也不能随意说什么。

不过，王莽忽然想起，秦始皇当年封过泰山上的一棵松树为五大夫，或许

皇上也有此意，想借机激励大臣？

“快看，好戏开场了！”刘骛扯住王莽衣袖，兴奋得满脸通红。王莽一愣，方才的还不算好戏？忙跟着踮起脚尖，这才发现，周围的男男女女都洋溢着不可遏制的激动。

正中间的两个栅栏已经打开。左侧兽笼内一声长啸，花木枝叶似乎也随震颤抖动。一只吊睛花斑猛虎慢条斯理走出来。它身材长大，四腿粗壮，肥厚的爪子看上去有簸箕大小，真正是满身杀气，不怒自威。全场沉寂片刻，右侧门洞探出一个黑乎乎的硕大脑袋，小眼睛闪着贼光，憨厚而凶险。“啊！狗熊！”王莽张大嘴巴失声叫嚷。他在书上看到过，虎为百兽之王，熊乃兽中悍将，一个矫捷凶猛，一个力大无穷，其威力是野猪和金钱豹所不可比的。熊虎向来一山不可并处，现在将它们弄到一处，真的要有一番不可预测的恶斗了！

凝神再看时，狗熊与猛虎已经渐渐走到一起。它们显然也意识到了对手非同一般，都显得小心翼翼。猛虎低伏身子，满眼肃杀之气，灼灼目光令人不敢正视。狗熊半直起腰身，一副欲进欲退的样子。“狗熊其实一点都不笨，聪明着呢！”刘骛趁它们对峙蓄势的当儿，在王莽耳边嘀咕，“它这一招可攻可退可守，半哈着腰，身形不高不低，让老虎有劲没处使。你瞧着，老虎准扑它，而且准扑空！我见过好几回了。”

然而刘骛这次并没说对。话音未落，平地惊起炸雷，猛虎毫无征兆地突然发威，怒吼声中，腾身跃起，如一阵狂飙横空扫去，狗熊猝不及防，刚直起身往一旁躲闪，虎爪已经重重拍打在前胸。然而狗熊的确也不同凡响，在躲无可躲的绝境下，后腿使劲蹬地，借助虎拍前胸的力量，笨拙的身体竟然飞出十余步。虎爪顿时抓空，没有伤到对方皮肉。

“好呀！”这几乎完美无懈的一攻一守，再次激发起众人的狂热，男女老少喝醉了酒般拍手呼叫。汉元帝也不再矜持，从宝座上跳下来，拉起傅昭仪的手，高高举起。王政君显得最为沉静，眼角瞥着汉元帝和傅昭仪，端坐着面无表情，一片呼喊叫嚷中，倒是侍立在王政君身旁的冯婕妤心细，体贴地伏在王政君耳畔，低声说了句什么。王政君点点头，淡淡地笑了。

喝彩声还没有停止，猛虎已经开始再次出击。它不等黑熊站稳脚跟，舒展身躯，两爪前探，在空中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又如高明武士刺出的潇洒一剑，直指对手心窝。黑熊受到刚才一击，立刻进入状态，四肢着地伏身而卧，让致命的剑锋从身体上方飞过。然而不等它有所反应，猛虎钢鞭一样的尾巴随即呼啸扫过，“啪”地抽在黑熊后脑勺上。细心的人发现，黑熊脑袋上的鬃毛立刻